

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

胡 适

芝加哥大学藏的这部赵氏《水经注释》与《刊误》，是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本，而经过一次挖改的。我们可以叫他做初刻初修本。

我们现在知道的赵氏《水经注释》的刻本，共有五种：

(甲) 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未修本。

(乙) 乾隆五十一年初刻初修本。

(丙) 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。

(丁) 光绪六年宁波张寿荣刻本，参用甲、丙两本。

(戊) 光绪六年会稽章寿康刻本，用丙本翻刻。

芝加哥藏本（以下称“芝本”）是一个“乙”本，在各种流传的刻本之中，最为少见，故最可宝贵。

向来学者讨论赵一清的《水经注释》，都只泛指刻本，很少人注意到赵氏的书有种种不同的本子，很少人知道此书的《四库》本与家刻本有大不同，家刻本又有未修与初修、与重修的区别。光绪六年，张寿荣和他的儿子张鸿楠校刻赵氏书，有鸿楠的长跋，才指出赵书刻本有“初刻未修本”与“修后改刻本”的不同。光绪十八年，王先谦作《合校水经注》的例略，也指出他所藏的赵氏书有两种不同的本子，一是“最初本”，一是“后来刊改本”。但这两位学者的指示，后来的学者如杨守敬、王国维、孟森，都完全不注意。近年丁山作《邠学考叙目》（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三本第三分），始注意到张鸿楠、王先谦指出的赵书版本的不同。丁山先生所见赵

书本子不多，又不曾细校《四库》本，故其说尚不免错误。

我在海外得见赵书的本子较多，如甘泉岑谿家传钞《四库》本（葛思德东方书库藏），如赵氏硃墨批校《朱笺》本（北平图书馆藏，今寄存国会图书馆），如芝加哥大学此本，皆得长期借校。我比勘诸本之后，又参考张鸿楠、王先谦、丁山三家的记载，始能明白赵书各本的沿革历史。

我试举一条例子来证明这部芝加哥藏本的历史地位。王先谦《合校》本例略说：

三十八卷资水篇“县，故昭陵也”下，释曰：“《汉表》作‘洛阳’。今湖南宝庆府东北五里有洛阳山，盖以侯封得名，即《前汉》之‘昭陵’。”（此是最初本）改曰：“《汉表》作‘路陵’。路、洛，古通借。《校猎赋》：‘虎路三鬯’。晋灼曰：‘路，音洛。’然疑《史》、《汉》表误。昭陵。”（此是后来刊改本。）

这一条三十一个字，刻本在三十八卷，二叶上第四行至第五行。

王先谦所见“最初本”，与张鸿楠所见“初刻未修本”，与《四库》本完全相同。王先谦所见“后来刊改本”，即是乾隆五十九年赵载元重刻本，即是张鸿楠所见“修后改刻本”。

芝加哥藏本此条三十一个字，只挖改了开头两个字，《汉表》作‘洛阳’”挖改作“一本作‘洛阳’”。其余仍与王先谦、张鸿楠所见的初刻本相同。这可见芝加哥本是初刻成后经过初次修改的本子，所以一面与初刻未修本不同，一面又与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不同。

乾隆五十九年本，此条三十一字，整整改了二十六字，意义完全与初刻本不相同了。

这时候赵一清（死在乾隆二十九年）已死了三十年了。这条大修改当然是赵载元请来校刻父书的名士学者的手笔了。

这一条异文，张鸿楠说他“禀承家大人之意，择善以从”，

他们决定用初刻本。王先谦合校本也用初刻本。章寿康刻本则完全用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。

这一条异文，经过两次修改，而字数相同，可以使我们知道两次修改都受原刻板的限制，先在板上挖改，后来也许抽换全叶，而都不改刻板的原样。

这一条的两次修改最可以表示赵家校刻此书的学者的原意，不过是要替作者弥补原稿的小错误，使此书格外完善。此条赵氏全文是这样的：

〔注〕孙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阳县。县，故昭陵也。

〔释〕一清按：《史记》《建元以来王子侯表》，武帝元朔四年封长沙定王子童为洛陵侯。”《索隐》曰：《表》作‘路陵’，在南阳。夫长沙之子何以封于南阳？《括地志》云，即昭陵是也。酈氏疑之，故不著。‘洛陵’，《汉表》作‘洛阳’。今湖南宝庆府东北五里有洛阳山，盖以侯封得名，即前汉之昭陵县，属长沙国。后汉析置昭阳县。晋讳昭，改曰邵陵、邵阳云尔。

《四库》本与初刻未修本都是这样。赵家校刻者检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发见赵一清此条有一些小错误。赵氏引《索隐》说：“表作‘路陵’”，《索隐》所谓“表”，即是《汉书》的《王子侯表》。但下文赵氏又说，“‘洛陵’，《汉表》作‘洛阳’”这就很可怪了。各本《汉书》此表没有作“洛阳”的。赵氏此说似是依据前人的误说，他不曾覆检《汉书》，就采用了此说。校刻者明知此说是错误的，但他不知赵氏依据何书，不敢轻改，所以第一次修改时，只把“《汉表》作‘洛阳’”挖改成“一本作‘洛阳’。”这就是说，《汉书》一本此《表》作“洛阳”。

但校刻者终不感觉满意，所以他后来决定把这一段“洛阳侯封”的误说完全删去，就造出一段“路、洛，古通借”的考据文字来填补刻板的空白，就成了这个样子：

洛陵，《汉表》作“路陵”。路、洛，古通借。《校猎赋》：

“虎路三變。”晋灼曰：“路，音洛。”然疑《史》、《汉》表
误。昭陵县属长沙国……

这才是彻底的修改。洛陵或路陵若在南阳，则与长沙的昭陵、
昭阳何干？故校刻者回到《括地志》之说，而疑《史记》、
《汉书》两表皆有误。

赵书的乾隆五十九年修改定本，有一些地方显然是校刻者
用戴震校本来修改赵书的。但这部芝加哥本还没有这些改动。
试举几个例子如下：

(1) 卷二，第一条经文：

《四库》本	河水又南，入葱岭山。
初刻未修本（张寿荣、王先谦所见）	入葱岭山。
初刻初修本（芝本）	入葱岭山。
修改定本（乾隆五十九年）	出葱岭山。
章寿康刻本	出葱岭山。

(2) 卷二，叶廿四下，九行：

《四库》本	西北逕控众川
初刻未修本	同
初刻初修本（芝本）	同
修改定本（依戴改）	西北流控引众川

(3) 卷十一，叶十七下，七行

《四库》本	汉朝时
初刻未修本	同
初刻初修本（芝本）	同
修改定本（依戴改）	汉明帝时

(4) 卷卅三，叶五下、八行

《四库》本	犀牛二头在府中，一头在市桥
初刻未修本	同
初刻初修本（芝本）	同
修改定本（依戴改）	犀牛二头， <u>一</u> <u>头</u> <u>在</u> <u>府</u> <u>市</u> <u>市</u> <u>桥</u> <u>门</u>

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赵书刻成后初次修改时，还没有用戴震校本来修改的痕迹。

芝加哥藏的初刻初修本使我们知道乾隆五十一年赵家刻成《水经注释》之后，曾有一次修改挖板的工作，但修改之处没有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的定本那么多，也没有参用戴震校本的痕迹。这是芝本给我们的赵书版本史的材料。

《西北史地》公开发行

我国西北地区，民族众多，幅员辽阔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是古代中华民族与亚、非、欧各国人民进行经济、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。国内外许多专家、学者，都曾以它为研究对象，贡献了毕生精力，并作出过巨大贡献。今天，西北地区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。因此，大力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古代地理，不仅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大课题，而且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、文化建设，也是十分必要的。自1980年以来，在我国学术百花园中，出现了一份专门研究西北历史和古代地理的学术性刊物——由兰州大学主办的《西北史地》。1983年，这份刊物经有关单位批准，已经公开发行。

该刊的宗旨，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贯彻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密切联系实际，为有志于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者、爱好者提供一个研究西北、宣传西北的阵地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西北、了解西北的园地，以激发人们热爱西北的思想，推动研究西北的学术活动，促进西北各民族的团结，为繁荣西北的文化，为开发和建设西北而努力。

该刊主要刊登有关西北民族史、西北地区史、边疆沿革史、中外交通史和帝国主义侵略西北地区史的论文、资料以及有关译著。

该刊殷切期望得到国内外专家、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。

• 刘 满 •